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信安程 俱

表

禮部賀陰雲不見日蝕表

伐鼓用牲方致群陰之責敕躬正事實表衆陽之宗
屏翳呈祥曜靈安舍休嘉所願霄堦均蒙中賀竊以
堪輿蓋體於陰陽而大道統陰陽之用躔次不離於
形數而聖人起形數之先雖酬酢於環中實彌綸於
繫表惟章節紀元之應必於日月所會之辰而疾徐
顯晦之微可見天人相與之際苟九芒之或肯繫六

職之加修古昔則然欽崇斯在曷若精神之運默通
賸德之間淒祁之景載瞻淳丙之光自若日之夕矣
言莫喻於初餘人皆仰之壤無分於內外顧密庸之
至此豈瞽史之能知恭惟 皇帝陛下輔相物宜嚴
恭自度固已幹旋於儀象豈唯昭格於神明二十四
氣之循環獨得帝鴻之紀三万六千之並照遠追龍
漢之圖眇焉珠璧之交故在挈維之內矧分同道而
至相過雖食非災惟雲膚寸而雨崇朝適符所望臣
等莫窺工宰咸席照臨周德如升請歌松柏之茂堯
仁斯就永同葵藿之傾

貞節堂表氏鈔本

謝冬衣表

肅霜在候於是孟冬而始裘新律將更豈容卒歲而
無褐肆頒府幣偏暨朝紳惟物其時既安且煥中謝
竊以德彰五服厥為等殺之儀綦組九文蓋匪曳屣
之急惟是織良之賜實均飽燠之恩如古好賢有敝
又改為之意及人以怨無服而不稱之嫌抑所謂寒
者衣之非直為身之章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煥
文光被德度并包如絲如綸廣仁言於挾纊無小無
大昭厚意於承箱是雖典故之常蓋有惠存之實臣
父塵等表著備服寵私麗密在躬肯比毳旃之陋委

蛇退食敢忘總絨之思

賀甘露表

至神獨運道與時升叶氣橫流瑞由天降泱靈滋於
生植藹歡頌於寰區無疆之休兆民所賴中賀竊以
崑崙旁礴體包一氣之元輔相裁成位貫三才之用
惟厥網緼之化式由坎北之機結而為麟鳳芝禾之
祥祭而為日星雲物之象至載零於膏露盖咸本於
冲和顧茲儲祉之辰適及崇儒之舉天地相合莫之
令而自均上下同流亦豈云於小補滄軒丘之有涓
晞湯谷之載陽珠霏紫泰之巖玉潤松筠之茂日當

貞節堂表氏鈔本

元命知時乃於斯年地表賡歌見咸熙於庶績理無
虛應事若可稽恭惟 皇帝陛下秉籙御天垂衣執
契配皇等極豈惟能致之資合謀應圖具膺諸福之
物偉斯休證實載舊聞自非德及於清寧何以澤周
於霄壤臣等無裨神化咸泳聖時被之聲詩方廣嘉
虞之薦仁及草木益觀福祿之成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

皇歆默運與神為謀王旅濯征從天而下遂舉平盧
之壤復還冠帶之區遠邇交欣威靈無外中賀竊以
四夷之為漢患盖莫熾於匈奴九州之隔燕民本失

圖於襄晉後我至化于茲有年仰惟列聖之燕貽蓋
常北顧而深歎故時巡耀武壺篳迎興國之師而夕
惕賦詩府庫揭元豐之志遠茲神算潛授將臣飭戎
車於六月之初見敵情於万里之外是絕是忽肆興
兼弱之兵如雷如霆繼上膚功之奏此蓋 皇帝陛下
下挈維二柄嘉靖多方式帝命於湯齊詰戎兵於禹
迹孝思維則允懷舊穫之功適駿有聲不逾樽俎之
內是用一月而三捷豈非暫費而永寧周索載疆宗
初見喜臣等猥當國秉徒仰聖謨截海外而躡龍庭
將日聞於吉語成王享而受天祐當復播於雅言

貞節堂表氏鈔本

賀直河引回河勢表

神畫授圖灼見又安之理河宗率職嘿消平溢之虞
是謂先天而不違故茲無遠而弗屆事超邃古德被
函靈中賀臣竊以底柱既通世仰龍門之績宣防是
築古傳瓠子之歌然皆曠日以計功固已厲民而告
病故櫛風沐雨曾席突之未安而蓄犍墮林悼菱薪
之不屬未有獨見五明之上潛回四瀆之宗不踰指
顧之間臆合運量之素夫為之於未有者上德之明
訓而行其所無事者神禹之大猷顧茲不恃以為功
則亦孰窺於行迹以方前載益顯妙庸此蓋 皇帝

陸下德合二儀澤流諸夏王道大順合百川而東之神化無方格九穹而上應儲精於內誠意已孚雖老於河上之人皆聚觀而太息顧由此地中之勢蓋莫測於神休用成九折安流之功同符万世莫大之利臣等無施涓露獲覩祥釐負龍馬之圖將見帝鴻之錄上詞人之頌更追天保之誠

賀管押常勝軍郭藥師進嘉禾表

豪酋內附下周索於戎疆嘉種効祥表同文於異畝露章來獻案謀甚明是知坱圠之鈞無復華夷之間中賀竊以越裳修白雉之貢九澤乃通唐叔歸同頡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之禾千里而近彼荒忽去來之服政不及焉若蕃維禮義之邦理之常者未有舉幽燕之絕壤歸圖籍於攸司風雷之号始行天地之和已應曾是方苞之美蔚然寒露之區采芑新田當鞠旅涖師之際陳常時夏無此疆尔界之殊瑞不徒然理將在是恭惟 皇帝陛下祉由神介道與天通故有開而必先蓋後志而不應信順兩得亦何為而弗成威德四施實無思於不服惟厥幽荒之野豈聞稼穡之饒慈仁一薰秀壤交暢實邊積粟豐穰何待於湟中置吏除闕聲教方踰於漠北臣等無裨聖治屢覩蕃釐史不絕書將

汗南山之竹天之所覆皆為壽域之萌

賀駕幸祕書省太學表

策府肇新帝下紫清之馭賢闕再歎道光鄒魯之儒
君舉必書事超古謀化行自近風動海隅中賀竊以
外史掌帝皇之書抑以辨四方之志太學傳聖王之
業所由興三代之隆用建邦家之基厥惟政教之首
懷鈇抱槩俾之周見而洽聞句履園冠於焉攷德而
問業擢榘楠於拱把致珠玉於遐荒方當行堯行而
誦堯言識其大者所與治天事而食天祿不在茲乎
仰翳清宴之間灼知當務之急命乘輿而已駕及春

貞節堂袁氏鈔本

日之載陽考古驗今駐蹕右文之殿尊德樂義却輦
大成之門既流觀於匱室之藏復垂聽於詩書之典
遠矣鎬京之嗣服陋哉天寶之元龜細札有孚群儒
知勸一遊一豫式王度於有邦載笑載言遍天顏之
拜賜共識丕平之盛事益知幸會之非常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道樞深明治本覆臨之大象日月而
配二儀風化之興先京師而後諸夏以聰明睿智之
姿而尊素王於千載之上以微妙元通之學而遊宸
心於六藝之間至小大之臣咸蒙恩施之美乃若於
雨師先灑迎颺歛之清塵雩舞屆時詠羲和之舒日

事皆神介動與道侔於既醉之盛時見弥文之畢舉
洋洋盈耳聿追周監之文蕩蕩難名莫盡漢臣之頌
謝賜御書御畫并宣召觀書畫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車駕幸祕書省先奉 聖旨以臣
兼修道史係提舉祕書省官屬合赴省起居是日既
與館閣官觀書賜茶謝恩畢退詔宣三公宰臣親王
使相執政侍從官別觀書畫臣特蒙聖恩俾預宣召
之數仍賜御筆行書草書二紙御畫雀竹一紙者齒
金蘭之衆俊已冒殊私踵筆素之後塵更膺特召咫尺
圭璋之睟表從容翰墨之榮觀載窺天縱之能旋拜

貞節堂表氏鈔本

奎文之賜褫心驚寵浹髓懷恩中謝伏念臣疏遠下
僚頓頑末學敢意草茅之名姓誤叨旒宸之聞知惟
是群玉蓬萊之山實應列宿圖書之府六飛來止七
稔于茲雲犯御名百梁屹天衢之左界龍文八法揭帝
座之中居及斯輪奐之新下慰英髦之望爰申闕典
可謂難逢而臣濫吹朝紳雖玷南宮賤奏之未操觚
道史適由東觀著作之廷在於提振之司實與編摩
之屬荐迂嚴旨俾筮清班雲翼生身遽翱翔於帝所
驪珠眩目獲藏去於宸章事匪常均榮踰望外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為仁由己以德分人游心萬物之

先高視百王之表譬若堪輿之大何所弗容故雖昭
倬之餘沛然成象發揮妙蘊不廣鴻休靈篆結空蓋
稟自然之兆神書出洛夏超副之初至肆筆於丹墨
青蓋合符於造化豈伊么麼得被况臨敢不仰服睿
慈時瞻天藻冰霜是蹈庶無易葉之凋筋力雖微儻
類銜環之報

秀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任禮部郎官自三月初即以病告卧家
乞外任或宮廟差遣間蒙除太常少卿臣三具狀申
都省辭不就職尋准勅除臣直祕閣權發遣秀州軍

貞節堂袁氏鈔本

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初布條綱具宣
德意所憂綿薄莫副使令臣中謝伏念臣幼而竒孤
長益頑鈍上書論事空懷憂國之心竊祿代耕每盡
守官之義挂名邪籍為世僂人晚陪英俊之躔浸冒
典章之選再遊東觀愧劉郎之未來三至南宮知馮
公之已老遭時之變振古未聞窮獨餘生憂憤不死
卧家請急投劾丐歸敢於兢兢不安之時而當綿蕞
草創之事既遂顛愚之守復瞻天日之中喜不自勝
死無所恨顧惟敝邑實介大邦征賦之入有經而不
時之須沓至盜賊之憂方熾而即戎之備未修念債

北山集卷三
驕凋敝之餘則莫若利其銜勒而匱竭瘡痕之後又
當事於撫摩靖言以思寧免於咎收此桑榆之景終
繁覆載之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嘗膽濟時厲精
圖治闢至公之路方因任於群材念無競維人故兼
收於片善致茲疵賤亦不棄遺臣敢不行其所知施
於有政使公綽為趙魏之老於用或優而陽城躬撫
字之勞自知甚拙唯當竭力少謝素餐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秀州賀天申節表

貞節堂袁氏鈔本

臣某言誕彌厥月允昭申命之休長發其祥共獻後
天之禱由中及外式舞且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撥亂挺生膺期紹緒體周行之乾健廊繼
照之離明帝命弗違續二百年之基業民心攸戴過
八千歲之春秋丕承赤伏之符適應朱明之候中興
有望率土惟均臣屬守偏州遠違行闕天保之詩小
雅方期如日之升華封之祝聖人徒有望雲之阻臣
無任

進新修紹興勅令格式表

臣聞政有忠質文之異尚所以揀時典有中輕重之

不同期於止辟顧因循之或敝緊損益之可知苟惟膠柱而弗更則亦推車而或泥恭承睿旨欽御祥刑鈔槩非才簡書趣備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謂之通故上有道揆以盡通變之宜下有司存以嚴法度之守至若畫衣冠而不犯是謂帝王之極功垂象魏於始和式敷邦國之常憲載在三尺行之万方儻非可大之規莫應無窮之緒永惟嘉祐之盛實績太平之基人咸阜安政本忠厚罰疑從去恢然綱舉而網疎令出惟行捷若置郵而傳命丕承有在洪烈備陳政和以來彌文具

貞節堂表氏鈔本

緝寬恤之詔屢下竒宓之目寢煩適觀厥成亦克用又著為律而疏為令既積日以增多歲有會而日有成又續書而不一逮此艱難之際收之煨燼之餘國之將興理若有待恭惟 皇帝陛下屬精求治嘗瞻濟時深惟溢水之防不忘朽索之馭省堯方於五載豈惟禮物之修約漢法之三章益邁寬仁之德俾致欽於明罰蓋無事於滋彰庶幾合古以便今亦將易避而難犯所慙鈞撫莫副哀矜臣等今將云云

中書舍人謝表

臣某言臣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

者册府細書誤玷英髦之首詞垣簪筆猥當潤色之
求敢意非才驟膺明命銜恩則厚揣已若驚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喉舌之司繫万幾之自出
絲綸之任實庶政之與聞不惟有取於爾雅深厚之
詞蓋亦兼收於獻納論思之益豈非人材進退繫國
體之重輕政事弛張關天下之利害號令一出播敷
万邦絜維固在於股肱補拾可無於諷議至於華國
之具亦責代言之工是以祖宗之來制勅必由於三
省侍從之選給舍每高於一時自非識足以見微才
足以經遠文知體要無慙蘇李之能學貫古今可備

貞節堂表氏鈔本

崔高之問則何以仰當睿簡俯厭師言孚德意於四
方亦中興一助如臣者少而孤陋壯益鈍頑迷業之
自知其不豐績言未足以明道早歲棲遲於湖海蓋
將終身中年出入於朝廷誠非素意何圖晚暮上被
獎知察之以日月之明施之以天地造化者召自之
廬里賜對宴間曾微塵露之裨收此桑榆之景麟臺
復建既先諸子之鳴鳳閣方虛更濫群英之吹且於
廷謝錫以身章敢辭濡翼之譏祗重臨淵之懼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湯德又新飭盡壞於傾
否之時奮乾綱於撥亂之志宵衣旰食績周室之丕

北山集
基藏疾納汙廓漢皇之大度故待人也輕以約亦嘉善而矜不能致是逖疏有斯遭遇臣敢不稍尋舊學益慕前修披肝膽以獻誠或能千慮而有得竭鉉駕以自効庶幾十駕而可希敢懷患失之心永矢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臣某言臣昨任中書舍人二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仍免謝辭臣於當日出門至本貫衢州開化縣尋

負節堂表氏鈔本

准告命已祇受訖者承乏冒榮久知非據臯深責薄仰戴厚恩感極涕零捫心增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戇迂成性憂患俱生無乘機應變之才有至愚極陋之累束髮從仕浪懷畎畝之志詣闕上書妄陳蠡管之見少不歷事愚無所知方權臣立黨以錮人而以謂當兩忘元祐熙豐之別省檄講求於遺利而以謂不若罷明金花石之綱雖云應詔以獻言要為越職而多事棲遲選調蓋十六年出入劾官於今三紀晚逢聖主誤彼睿知召從田廬亟寘詞掖夫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宗綬之該通韓

維之方格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又若楊大年之
一世英豪歐陽修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
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辟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
續貂之謂是慙窺豹之知曷有以茲感激誓竭鉉駑
念平生愛君憂國之誠儻庶幾千慮一得之效居懷
尸素之懼竊恃獎知之私每有陳論頗蒙采擇迄緣
蜚語暴著宿愆職在守符不能効死而弗去時方奮
武是宜明罰以示懲罪孽久萌駭機當發尚霑微祿
昇侍殊庭復鴈門之躋雖非素望失常山之守仰繫
曲全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稽古聰明遵王好惡每於

貞節堂表氏鈔本

刑政之舉不忘忠厚之思致此懦庸終緊寬惠臣敢
不撫躬知感齟舌省愆年迫桑榆無復報恩之所身
依松檟長為僥幸之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集賢殿修撰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
夫充集賢殿修撰差遣賜如故者負釁投閑居懷惴
惕均釐肆眚與被甄收承命若驚銜恩知感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鷥而自信愚不知機少也好

修弗踰繩墨之外壯而多事妄懷畎畝之忠叩閤早
麗於丹青隨牒俄嗟於皓首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
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廷三興南宮牋奏之末遭
廼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
李敢言循吏之能屬當陞杞凋敝之餘而行還安定
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
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
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
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
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守禦之力既窮則遷避而

貞節堂表氏鈔本

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
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而誘亂揭捕賞以見要刻
以深文期而必死仰賴皇明之旁燭不俾怙威而肆
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惟拯溺救焚之意可謂生
死肉骨之恩顧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睿獎擢寘從
班念小己之難勝繫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
榮患失之思操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
赦孤迹易搖謹詞實出於自詒全貸終歸於天造旋
膺出綽誤俾分符復再致於煩言徒仰喧於聰聽茲
緣大享爰發渙恩敢圖雨露之霑俯暨朽枯之質稍

垂甄叙曲被記憐念疇昔以知非皆冥頑之所致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丕冒湯德又新日就月將
方緝熙於大學雲行雨施期潤澤於群生思以任賢
使能而致中興故惟片善寸長而不終棄願惟竒賤
適有遭逢愚闇無知悔莫追於往咎衰遲待盡情猶
切於慕君寒灰無冀於復然病馬尚蘄於終惠誓當
糜隕少謝生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徽猷閣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

貞節堂表氏鈔本

待制差遣賜如故臣尋具奏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訖者竊祿真祠久慙素食
升華延閣復玷清班仰戴聖恩俯慙非據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非強濟性實戇迂仕則慕君
不自量其愚賤學思為已期無玷於操修不敢枉尺
以直尋率常進寸而退尺名書邪籍知芹獻之已疎
力盡陳編愧管窺之時見晚逢睿哲驟辱獎知拯之
水火之中召自漁樵之野冠蓬山之衆俊已媿無堪
陟鳳閣之華資深知不稱仍持末學入侍清光塵飛
何益於太山螢照難施於赫日曾微補報自取謹詞

北山集卷之三
庇身俾託於殊庭就食即安於故里感恩念咎劫掃
杜門想魏闕以馳神卧漳濱而永歎何圖洪造曲記
孤蹤不遺簪履之餘復置論思之列懇辭不遂成命
莫回昔張敞以罪廢屏居卒見收於後効劉毅雖年
耆偏疾亦不棄於公朝顧臣何人有此厚幸此盖伏
遇 皇帝陛下乾坤侔大日月並明沛然雨露之施
渙若風雷之發春生秋肅莫非成物之仁賞慶刑威
咸出至公之造求賢用吉士方遠迹於周王嘉善矜
不能每同符於古訓市骨冀來於駟駿采葑無間於
卑微有如慙愚弗忍遐弃臣敢不永思報稱仰服恩

貞節堂表氏鈔本

榮顧雖顛沛之間無忘素守苟有捐糜之會敢愛餘
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太上皇帝遐升
者哀纏率土臣庶攸同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
以太上皇帝天臨海寓二紀有餘安享太平恩涵動
植變生意外北狩未還天下嗚嗚痛心引領何圖厭
世遄返帝鄉万里訃聞攀號何及伏惟 皇帝陛下
孝思罔極聖情難居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

詣行闕奉慰臣無任仰天望聖哀摧辟踊之至謹奉
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寧德皇后上僊
者哀動妃嬪悲深臣子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以
寧德皇后蚤以徽音進儀坤德爰從北狩未遂南歸
豈意災凶遽鍾荼蓼伏惟 皇帝陛下孝思方切哀
慕兼深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詣行闕奉慰
臣無任仰天望聖摧痛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貞節堂表氏鈔本

衢州發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樞電告祥繫一人之有慶嵩呼効祉期万壽
之無疆率土歸心後天為禱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
首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御極修己安民天誘其衷
將啓中興之運日新其德迄成無競之功八千歲之
春秋荐膺景貺万億年之基業永庇群生臣屏迹漳
濱馳心魏闕莫造鴛鴻之列徒傾葵藿之誠臣無任

疏

右伏以申命用休爰啓中興之運誕彌厥月屬當長
養之時四海傾心三靈垂祉及此虹流之旦咸仰嵩

呼之誠恭集勝因仰資睿筭 皇帝陛下伏願配天
其澤如日之升保大定功振無前之偉績興衰撥亂
固不拔之丕基多壽多男願効華封之祝如山如阜
請陳天保之詩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錄投進以聞謹進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表 宣和年代作

大号載揚隆恩下及理難虛授豈無干一之思天或
可回敢避再三之瀆仰伸虔懇終莫矜從伏以禮樂
具興固匪有司之事台衡是視茲豈賞勞之官敢持
窺管之勤冒據祈主之典矧力小任重之戒所懼疾

貞節堂表氏鈔本

顛方循名責實之時寧當濫予伏望 皇帝陛下俯
照誠悃曲賜全安將相兼資灼知其難強絲綸成命
特寢於異恩誓守教忠少酬愛德臣無任

代宣和殿學士表

臣脩言伏蒙聖慈特除臣宣和殿學士者控辭莫達
難回渙汗之私申命有嚴遂拜出綸之賜恩榮過厚
慙慙靡寧 中謝 切以殿閣眎分宣和為清燕之首簪
紳森拱學士列內朝之班規模蓋出於宸心選置必
由於睿鑒雖二府鈞衡之任造次莫前唯万幾聽斷
之餘於焉居息靜則娛神而觀妙動則泛應以曲成

儲精溟滓之先游意古今之表司存於此世論甚榮
既瞻道德於後前復備聖神之顧問苟博洽瓌奇之
士使得親法座之顯邛其論思獻納之官猶難望清
光之彷彿况如臣者自愧蔑然幼懷學禮之心偶叨
上第居守趨庭之訓僅比中人以無庸忠謹之資當
不世便蕃之寵第深虞於幽黜曾何補於聖時積有
冒逾更塵超陟此蓋 皇帝陛下順帝之則如日之
升曲推善貸之仁下委容光之照不鄙行能之無取
灼知心腹之靡他肇秘殿之新名躡群髦而首用置
之左右益示眷知列戟相望父子逢辰於千載哉冠

貞節堂表氏鈔本

入侍弟兄並直者四人實當世之莫儔豈素懷之敢
及誓殫夙夜少荅生成臣無任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貞節堂表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信安程 俱

啓書

謝著作佐郎啓

半世江湖無復彈冠之意薄游都邑居懷索米之慙
敢期瓦礫之餘謬玷絲綸之渥所蒙非據以寵為虞
竊以中古以還倚儒而治以謂用非所養則遇事或
難於任重學優而仕則立朝無愧於面墻苟陵阿之
育未加則薪樵之圖曷繼故有絕編已老莫知經濟
之方素官稱賢或出草茅之士顧誰差之不預豈才

智之可証是故祖宗以典籍之司以為公卿與侍從
 之選期獎成於望實斯致御於東求以褒然晁董之
 流猶試言而後授雖卓爾軻雄之學有陳義而力辭
 人唯允諧世則知貴典墳具在縱觀海宇之奇書策
 牘兼資多識朝廷之故事抑磨礪其器質且殫洽其
 見聞或許從宴間之游或訪以圖回之務唯其養之
 有素則亦用之弗疑鴻惟上聖之臨益著右文之効
 股肱心膂既相與立太平之基杞梓珪璋又兼收為
 無窮之用來英髦於數路達遺滯於四聰雲犯百
 梁屹天衢之左界龍章八法煥紫殿之中居儼群玉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大開仰奎文之下屬合三館一時之彥登瀛洲者
 十有八人續六官九聚之書紬金匱於數千百載惟
 蘭臺之接武實麟止之椎輪文若孟堅徒為令史博
 如東哲僅得左郎然裁成漢代之陽秋無出其右比
 次汲書之科斗可攷而知自非宏達之才曷稱招延
 之美如某鈍頑無似孤賤數竒早迷速化之方幾成
 獨學之陋束髮為養華首益窮嘗聞君子長者之風
 每盡乘田委吏之義竊信簡編之載妄興剛畝之懷
 時非弗逢事或大謬一官不偶遂將歸老圃之疇二
 頃無田又時為祿仕之隱實委心於窮達聊寄適於

藝文若將終身矣暇外慕何圖名姓誤辱搜揚釋其
州縣之勞命以編摩之職逮從匠屬復廁英游况舉
袂成帷時固多於俊異而上車不落獨何取於蠢愚
此蓋某官斧藻聖猷幘幪士類索淵微於繫表應事
物於道樞學該今古而不忽於寸長用周小大而兼
容於衆善致茲連蹇稍與選掄念固窮難進之餘粗
知分義當省官遴選之際尤覺叨踰敢不稍緝舊聞
益堅素守仰副甄收之本意永銜溫厚之華褒誠知
背上之毛何加於六翮儻比管中之豹時見於一班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貞節堂袁氏鈔本

蔡少師問候啟

日者某官抗節撫邊祖車戒道獲走違於郊舍徒群
蓬於賓階瞻行色以增懷曾立設之弗及顧難將毋
莫敢請從矧才畧不足以贊咨諏筋力不足以先士
伍空承素曉何異衆人違德以來馳誠茲劇近請見
令似審比收家問已次趙州仰維綏御之餘懋膺神
物之相少保相公九官稱首一德承君美常武於徐
方召公是似授恩言於帝所相度來宣諒堅體國之
忠益廣周詢之實不測不克以修我我嘉謀嘉猷入
告乃后上以社稷下以庇生靈永為黔首之依以安

盡赤心之報是則子孫奕世將慶澤以無窮豈止功
德兼隆與皇基而同固矣伏見五月晦日御筆頗勤
旰食切責憲臣蓋聞德博之郊似有潢池之聚雖鼠
竊狗盜隨即誅夷然鳥與獸窮或能啄搏願循其本
益戒弗虞當令無外之春臺歡謠擊壤肯使好生之
赤子流血成川某昨在江湖每窺詔札觀丁寧於睿
旨深惻怛於斯民固知堯舜之仁蓋出生成之性無
老或至於感泣神祇因是以介休仰寬北顧之憂實
賴中權之重惟時溽暑願體暍懷計多吐握之勞無
爽應酬之節少保相公弼諧侍極德望冠朝英才皆

貞節堂表氏鈔本

入於穀中風采想聞於天下竊料遠方之吏屬皆思
自達於門闌鳳凰高翔爭先睹之為快江海善下固
不辭於細流豈惟陰察雋異之材抑以博詢攻守之
計固無損於威重但益隆於具瞻當復隱如長城還
師衽席之上固已沛若時雨折衝尊俎之間闡聲教
於遐陬同華夷於壽域即趨嚴節遂秉鴻鈞益殫素
業之施大慰蒼生之望顧茲孤蹇永託幃幙

秀州回朱司業啓

右某辭職奉常丐歸故里偶承人乏付以郡章莫分
宵旰之憂竊有淵水之懼敢圖盛禮辱况華緘惟推

與之過情顧拙踈之難稱恭以致政司業才猷宏遠
望實顯融荐更德教之官夙著循良之譽挂冠高蹈
既歛知足之風拔薤良規方佇不言之教屬拘符組
阻造門闌傾佩之私敷宣罔既謹奉啓謝伏惟照察
不宣謹啓

祕省回館職啓

某啓伏承給扎禁林升華冊府投戈息馬方企想於
中興闢館崇儒稍追還於故事育才之樂從古則然
恭以校書學士譽振賢關學探理窟敢意百罹之後
復觀萬選之求方揆薄以奏篇已出綸而錫命搜羅

貞節堂袁氏鈔本

有得固皆席上之珍領袖非宜徒切在前之愧華緘
誤及盛意有加佩戢之私敷宣罔既

復集英殿修撰謝宰執啟

一官祠館方同長孺之禿翁四載家山少謝周顛之
逋客何圖湔拂浸沐甄收仰戴聖恩次銜鈞造伏念
某生而竒蹇少則迂踈干祿代耕粗守羔羊之節讀
書為學固非青紫之求竊抱馴畝惓惓之忠妄希鄙
野區區之獻挂名邪籍連蹇半生隨牒宦塗侵尋三
紀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
廷三與南宮牋奏之末遭迴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

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李敢言循吏之能屬當陞
杙凋敝之餘而行還定安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
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
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
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
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
守禦之力既窮則遷避而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
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
而為亂揭捕賞以見要劾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
明之旁燭不俾怙戚而肆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

貞節堂表氏鈔本

惟仁聖拯溺拯焚之意豈非天地生死肉骨之恩顧
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睿獎擢寘從班念小己之難
勝繫厚恩之宜報事居盡禮敢萌貪榮患失之思操
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赦孤迹易搖謹
詞蓋出於自貽全貨實由於天假始行白劄庸示薄
懲至若諂附蔡攸初無實狀編摩累載迄罷局而不
遷著作冒居乃輔臣之擬進居未嘗備提舉道錄祕
書之屬出未嘗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顧危言異論
以取惡則有之若諂笑脅肩以苟容則蔑矣向少加
於巽入已久被於起遷及在嘉禾實當空道屬大將

親擒於遂賊而旋師取道於列城是惟臣子之讎實
快神人之憤咸致幣將之意以勞王師之歸若其禮
數之差殊則繫守臣之奢儉自衢至越益厚有加莫
尔之邦歎然何有不供是懼求福則那饗將士之衆
多纔衢杭之十二姑以畢事幸無違言安知貝錦之
成指謂金杯之獻播之四遠醜矣厚誣每中夜以籌
思何橫罹於汙蟻言之奚益天實有臨諒深曉於精
微亦具知其曲折昨蒙鈞冶假以郡符反再致於煩
言徒仰喧於公聽茲緣大享爰發渙恩敢圖雨露之
霑俯暨朽枯之質稍垂收采實自陶鎔怵惕以安悒

貞節堂袁氏鈔本

幃有地此蓋僕射相公幾深成務文武憲邦膏澤四
方欲躋民於仁壽佐佑一德期致主於唐虞佇觀泚
水之勲豈但澶淵之役至於求士為國事君以人重
輕不爽於權衡若否無逃於水鑑較之前哲則又優
為既適緇衣之宜益茂菁莪之育有如疏逖夙被獎
知終然頑鈍之資遂託鑪錘之末桑榆晚晚雖懷報
國之心丘壑棲遲無復赴功之念所蘄終惠俾遂餘
生銘佩之誠肺腑難喻

復待制謝宰執啓

毀瓦畫墁久竊真祠之祿簪筆持橐再塵法從之班

誤膺綸綍之恩仰愧陶鑄之賜伏念某生而孤蹇老
益鈍頑操心也危每名御樞機之發臨事不懼不踰繩
墨之間洎忝備於論思益勉圖於報塞斷斷之愚曷
有區區之意已踈省各空山驚五年於過隙嗑枯寒
谷與萬木以皆春怵惕靡寧悒懔有在此蓋伏遇僕
射相公忠嘉致主勲略濟時八柄詔王畢協至公之
道百工熙績率由亮采之功既樂善以達人每弃瑕
而觀過致茲拙戆亦預甄收病馬已疲豈有騰驥之
意老樗無用廢全擁腫之生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回劉吏部賀冬啓

貞節堂袁氏鈔本

右某啓天統首三郡陰下伏陽爻生一萬物始滋聿
觀消長之宜實惟君子之慶提宮吏部才推俊造行
蘊粹良比膺上聖之知荐歷中臺之選承流便郡方
觀豈弟之宜均逸真祠聊遂燕閒之適履茲令節倍
擁殊休佇迎愛日之長即奉賜環之召未遑馳問先
辱貽書愧戢之深敷宣罔既

回劉吏部賀正啓

右某伏以一氣回春物奏棟通之始三陽用事時更
平秩之端實君子之攸宜惟福祥之來萃提宮吏部
周才濟務告德禔身自膺即選之華荐更邦治之寄

踐揚茲久裨益諒多比辭共理之榮聊從均逸之請
履茲新序倍擁殊休而慶無階方深馳頌貽書誤及
良佩眷勤悚戰之情敷宣罔既

答鄭教授書

八月十二日某叩首教授恭老承事某禍罰待盡斬
然哀疚之中執事亟見臨雖荒憤未能究所蘊然嗜
學不苟有志於道固以得其槩矣今者辱况以書與
所為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為文以
示人或過情而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
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

貞節堂袁氏鈔本

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
也然講學廢久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閒其所謂切
磨之益者為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為
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
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誼文辭判為二是既其文未
既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
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
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
是非了然於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摭其實汪洋
闕肆充然於內也而後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人

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譬之飲食稻粱膾炙韞醢果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盎然浹於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爨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為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粹然之功也是所謂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

貞節堂表氏鈔本

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門記毛內相書似有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耳而進之不已如此其未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又嗜學如此既有意於是從事之久且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蘄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辱吾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憤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日所言文章以氣為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厚之所云殆是不次某叩首

荅羅竦貢元書

某頓首貢元叔恭足下昨者一見嘉作懽然異之又聞足下謹厚修飭人也以是益願見前日辱過臨佩戢盛意雖猝然未得子之所安然求之貌言略足信所聞矣竊叩華胄則又吾先君故人之孫也不知覺然喜愀然感以歎也今又不鄙遺書若見所畏者是豈寂寞之濱僻野之士所宜得於俊造者哉上言得於溢美之傳致所以相慕用之私下言幻壯遊四方必求名山勝境而觀焉舉夫會稽禹穴之竒用以見况皆非鄙陋之所敢當者也抑豈足下將騁辭流以離快其筆端姑借僕以為柄耶不然豈有是也惶恐

貞節堂袁氏鈔本

皇恐某數竒性復狷介苟微祿以就養分宜自放於江湖乃適着身勢利之區夫三吳勢利之區也而以寒士寓其間是以閉關衡陋寢與人絕雖有新故之交相忘不敢以為尤相啣不敢以為悅且人各有趣又敢汲汲於臭味哉王君所謂唯恐人之不已親非也而足下因以為無棄人則又過矣夫位高而勢便望重而言信士依以為升沉輕重者而有好善之心則唯恐有失一士者有矣至於戰國之王侯公子以士為市以成其借交推刃之事者其急士亦然蓋不足以得士矣不則窮悴不堪其憂顧以車馬在門賓客

之衆為已重又其下也由前之說則非僕所任由後
之說則僕之所耻也是三者無一焉矧若僕之無似
又寒士也其於人亦安置棄不棄於其間哉雖然窮
居荒涼無與晤語若夫相與探六籍之微言閱千古
之得失足以卒歲而忘其窮者此固某之所樂也况
如子之才懿許以屢顧所欣望焉區區更需面謝不
宣

呈寄居官員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里居大夫諸公執事即日伏惟尊候
萬福恐煩教答不敢一一奉狀某潦倒不才承允於

貞節堂表氏鈔本

此方冬多事苟思慮所及備禦所應不敢不勉也然
地勢險易山川走集之衝河所可以控扼何所可以
設伏何所可以置烽燧何人可以率土豪如何可以
無內虞如何可以待外寇與夫措置有所未至郡政
或有失宜蓋非里居諸公不能知也有以教之幸甚
僕使因衆智合長筭庶幾用以保千里之人塞共理
之責則不唯某也幸諸公之松楸廬里亦恃以安焉
不勝竦竚之切敢布腹心伏惟裁察謹奉咨目不宣
某頓首

回柯暘刑部簡

某皇恐再拜某拙疏不才承乏於此艱危之時所冀
里居賢士大夫有以教督助成之俾安輯一邦上不
貽朝廷憂下有以尉人心不負愧罪乃所望者近城
中排比保伍蓋欲使姦盜無所容私酷禁權可以相
察官吏之利亦百姓之利尤為士大夫與富家大室
之利也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一月不過六
次若使家自防守不如合衆人之力故一家所出不
過一人而其餘二十四人皆吾防警之人也使行之有
緒則姦盜無所容而使吾高枕而卧者豈非衆人之
力而士大夫富家大室之利乎今蒙公狀及示簡垂

貞節堂表氏鈔本

喻以所居乃賃屋不出人力夜巡若如公言則比戶
細人皆是賃屋皆不當與保伍巡警矣若唯有屋者
乃出巡警之人則城中有房廊百間者當不問官戶
與百姓當出百人矣明公以為如此可行否又蒙示
喻忝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委的無人可以代巡漢三
公子戍邊今官戶亦出役錢城中若官戶輒免則所
餘無幾保伍之法不可行矣公家失賊保內之人必
有捕限公家有火保內之人必救援彼二十四家雖
賤皆身為公役公雖貴乃不肯五夜出一人力與衆
夜巡明公以為如此於心安否建康平江杭州皆以

北山集卷二十一
保伍夜巡已有成效而秀州獨蒙明公一人不聽者
但以小郡守官卑不才故耳况防秋在近所當措
置者莫非干衆之事若皆蒙明公首破衆例而必令
州郡俯首聽命則某不復可為矣即當備述此事自
劾不才謹避左右矣惟閣下深思而痛察之幸甚甚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